

思

適

齋

集

思適齋集卷九

元和顧千里澗蘋

序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代秦敦甫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開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

所載皆卽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
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
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
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
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
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
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
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
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
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

誤舉摘如千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邁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

重刻鹽鐵論并考證序

代張古餘

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爲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踳謬盧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予向恨不見善本近因顧千里得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依嘉

思通身考卷九
一
秦王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所印細爲校
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盧所云外者甚多而盧又
時出己見頗有違失亦未可全據也爰取涂本重刻
於江寧撰考證一卷附後審正其文粗涉義例以貽
留意此書者

鹽鐵論考證後序

代張古餘

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
次公推衍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
書所以相詰難者大抵本羣經諸子而爲語歷世差
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解如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

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篇庶人卽草蓐索經索經者以索爲經鄭注公食大夫皆卷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皆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篇春秋貶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戍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戍陳十年戍鄭虎牢傳皆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

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宣十五年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又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正爲碩鼠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履父刺行人乏而縣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今本譌舛致不可讀結和篇閭里常民尙有梟散梟散者貴賤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善義戰國楚策唐且見春申君章

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梟棊也詔聖篇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尙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罪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爲制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爲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書作哲非也此類皆

徵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古餘先生雅好是書用
功甚深既刻涂禎本而附之考證所以正其踳理其
紛者皆精心獨詣刊落常聞批卻導窾不假穿鑿眞
有如兒說之解蔽結也閒與廣圻往復講論援引載
籍旁推交通多得要領因非涉字句譌錯者例不兼
著故敢撮取一二附書於末具如右條俾學子合而
觀之尙能循緒探索曉其詞以識其意則西京儒家
之言將昭然復顯尤先生所亟亟想望者也

重刻晏子春秋後序

嘗謂古書無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脫誤晏子春秋其

一也乾隆戊申孫伯淵觀察始校定之爲撰音義發
凡起例綱舉目張矣嗣是盧抱經先生羣書拾補中
晏子卽據其本引申觸類頗得增益最後見所謂元
人刻本者補二百十五章之目而觀察亦得從元刻
影鈔一部手自覆勘嘉慶甲戌九月以贈吳山尊學
士於是學士屬廣圻重刻於揚州別錄前有都凡每
篇有章次題目外篇每章有定著之故悉復劉向之
舊洵爲是書傳一善本已廣圻讐字之餘尋繹文句
閒有一得知問上篇第十二章當云故臣聞義句謀
之法也句民句事之本也下文當云及其衰也建謀

反義

四字句

興事傷民間下篇第十五章當云晉平公

饗之文室

句

既事

句

請以燕第十九章當云其事君

也盡禮道忠

句

不爲苟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

也論義道行

句

不爲苟戚不同則疎而不誹今本皆

脫誤不可讀此類相承雖久尙有可以爲之推求審

正者其音義拾補方行於世既所共覩不事贅述倘

取以參稽互證尊舊聞而資新悟將見讀晏子者之

自此無難矣

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

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嘗校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

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爲之寫錄間有所
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
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
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
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

韓非子識誤後序

韓子各本之誤近又得其二事外儲說左下兩云孟
獻伯孟皆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云太原孟縣者是
也獻伯晉卿孟其食邑以配諡而稱之猶言隨武子
之比矣說疑云楚申胥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

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燿丹姬事而變更之
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
誘注曰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
同葆保同字也時已刻成補識於後

抱朴子外篇序

右抱朴子外篇五十卷每篇爲一卷所見有明正統
道藏本及葉林宗鈔道藏本又嘉靖承訓書院刻本
往者孫伯淵方葆巖兩先生既合校內篇而刊之嗣
見屬校此外篇而兩先生相繼云亡荏苒及今尙思
成此未竟爰發而出之細讀一過始知各本大概相

同脫衍譌錯往往皆是甚至於所用經史諸子成語顯而易見者每仍轉寫形近之失以致全不可通又甚至闌入重出之文以當第四十四四十五兩篇遂致第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三篇本爲三卷者積於四十九一卷之中亦復相浴而罔覺甚矣其誤也於是爲之更正次第勘定文句補刪改乙幾及千條合前所刊內篇存諸篋中冀無負宿諾云爾世間又有明盧舜治刻本閒有駁異悉出臆改是爲誤中之誤茲旣無取故不更及也

重刻古列女傳序

代從兄抱冲

劉向列女傳攷顏黃門家訓則曹大家注本已有羸
入者至宋時蘇頌王回又出己意更改厥後蔡驥遂
散頌入傳而建安余氏勤有堂所刊兼逸去頌義大
序及魯師氏母一傳迥非劉氏之舊矣余氏本世亦
不多有予購得之爰重梓焉凡八卷悉仍之不復據
目錄正其次第以劉氏元書不可追復故也余氏本
上方有圖首題虎頭將軍畫然據王回序則呂縉叔
等所見圖乃止母儀賢明二傳後并無從更得今此
圖蓋余氏所補繪耳無容贅爲摹刻也至曹大家所
注十五卷宋時具存今竟亡矣而宋以前人注書及

所輯類書頗多援引者異日仍當蒐羅審擇都爲一編以傳梗槩焉

列女傳攷證後序

乾隆癸丑家兄抱冲得宋槧本列女傳於郡故藏書家至乙卯付之梓其明年嘉慶丙辰梓成廣圻董梓讐之役焉乃參驗他書綜覈同異於劉氏義例竊有證明其傳寫訛脫亦略爲補正不敢專輒改其故書兼不欲著於當句之下橫隔字句故別爲此攷證附於後金壇段君玉裁向曾借鈔是書手疏數十條於上下方知將付梓悉以見畀及攷證就復從請正今

多載其說每題段君日以識別云

刻易林序

廣圻十六七歲時從游於長洲張白華師假館程子
念鞠家鄙性不耽尙時藝每問師讀古書之法師指
誨靡倦念鞠旣同門而頗蓄書甚相得也先是念鞠
有陸敕先手校本易林在師所枚弇漫士吳君借而
失去廣圻後聞其事恨不一見多方搜訪久之遂獲
袁君綬階以枚菴所臨及餘姚盧抱經學士所臨等
本相示最後陸本歸黃君蕘圃取勘一過良多是正
乙丑冬客江寧蕘圃以札來告將謀付刊去冬返及

里門則釐然在目焉而屬序其簡首回憶初知有是書之日倏忽二十五六寒暑會不一瞬唯師頤德弗營精神巋然而念鞠以薄宦遽化於外廣圻亦復行年四十有三久見二毛矣方思悉數吾吳人物源淵典籍流派所聞所見加以筆記存諸敝篋示我兒曹稍傳文獻之信而蕘圃刻是書顛末乃可爲其中一事者也敢卽舉而書之

刻陸敕先校宋本焦氏易林序

代黃蕘圃

世所行諸刻易林悉出自明內閣本成化癸巳彭華題後可證也分上下經爲卷或又析之作四卷而其

譌舛不可卒讀則盡同近好事者多傳臨陸敕先校
宋本文句碩異實視諸刻遠勝往歲陸手勘者歸予
家續又收葉石君校本取以參驗先所傳臨竟有稍
益失真處故付之刻凡陸勘而誤必存其真雖可知
當爲某字者終不輒以改竄亦猶予向日刻他書之
意耳其諸刻所附而陸勘未及者蓋皆非出於宋本
概不載入陸僅就嘉靖四年所刻以勘而記於上方
云卷次非宋本考季滄葦延令宋板書目焦氏易林
十六卷八本未知其爲卽校宋本之祖抑板同而又
有一部然分卷十六確鑿可信尙與隋志數合又嘗

見一別本乃如此今特據之實每卷四卦也延令藏書散失流轉予得之頗不少此書當仍在天壤閒安能一旦再出使所謂全注並傳且行款偏旁均復舊觀必將爲陸勘助掃落葉豈不更快識於此冀我二三同志搜訪之云

焦氏易林後序

此書今本之誤非校宋本不能正者如賁之鼎東門之壇乃詩鄭風文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又云今定本作壇釋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壇可見作易林時固是壇字今作壇者誤依定本以後毛詩所改

似是實非頤之解飢人入室乃史記殷本紀所謂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飢又作耆卽尙書大傳之西伯伐耆也今飢人作箕仁臆改而誤萃之漸橘柚請佩乃韓詩內傳漢有游女事所謂聘之橘柚者也今橘柚作禱神亦臆改耳旅之蒙封豕溝瀆全取史記天官書語今豕作豕失之遠矣其類甚夥咸有如風庭之掃葉也顧君千里見語曰讀此書之法又有三焉以複見求之也以所出經子史等求之也以韻求之也如比之震扶杖伏聽誤无妄之中孚扶下無杖字聽下有命字者是兌之否扶作俯亦非

扶伏者匍匐也大過之蠱故革懈惰誤遞之益鼎之
既濟作五粲解墮者是粲或體作蹇也豐之困膠牢
振振冠帶無憂誤明夷之旅作膠目啓牢振冠無憂
者是呂覽贊能說管仲事正曰膠其目也此皆可得
之於複見者如乾之咸反得丹穴女貴以富貴當作
清本史記貨殖列傳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大
畜之訟哀相無極哀相當作衷袒本左氏傳皆衷其
袒服小畜之漸鳴鳩飛來晉之艮作餌吉知來家人
之大畜作神鳥來見皆誤當作鴝鵒知來本淮南記
論訓乾鶴知來而不知往鄭注大射儀引作鴝此與

之同姑之晉販鼠賣卜卜當作朴本戰國策周人謂
鼠未腊者朴升之良扶陝之岐扶陝當作杖策本尙
書大傳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今本大傳杖策
誤倒震卦枯瓠不朽朽當作材本國語苦瓠不材於
人既濟之鼎禍起子商子當作于于於也商朱也謂
禍起於宋雍氏本左氏傳也此皆可得之於所出經
子史等者如訟之損更相擊劍劍當作詢明夷之臨
不誤大畜之家人作詢亦非以詢與下走爲協晉之
漸神君之精之精當作乏祀以祀與上起理爲協革
之豫沾我袴襦重難以涉袴襦當倒涉當作步未濟

之損不誤以袴步爲協兌之噬嗑茂樹斬枝枝當作
枚以枚與下飢爲協此皆可得之於韻者其類亦甚
夥難以悉數又如豫之豐云一說文山蹲鴟一說卽
一作也由是以推凡一繇數句而上下語意不類蓋
皆脫去一作字而誤相連并耳此又一法也讀者苟
於校宋本得之之外循是而各各求之思過半矣予
甚然其言附著於末以貽好學者若夫繁文衆詞自
我作古冀博善讀書之名而其意不在書乃顧君生
乎深惡痛絕者予雖不敏亦未忍爲此態也已

廣黃帝本行記序

廣黃帝本行記一卷載道藏海字號非完書也考新
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云王瓘廣軒轅本紀三卷者
卽此蓋其書備詳黃帝始末今起於黃帝以天下旣
理乃所存但下卷耳首題脩行道德必每卷各以四
字標識而上中二卷是黃帝生長及治天下等事皆
與道家無涉故不爲藏所收而遂佚去本書帝吹律
定姓者十二注云在中卷又黃帝有子各封一國注
云其中卷尤可證矣淵如先生得壹是堂舊鈔本屬
校刊於江寧因借朝天宮正統十年藏本對勘一過
凡訂正若干字錢會讀書敏求記著錄與此無異計

世間未必更有足本姑闕之以俟博見者

軒轅黃帝傳序

錢曾讀書敏求記於廣黃帝本行記之後卽次以軒轅黃帝傳一卷云闕撰者名氏注引劉恕外紀殆是宋人所著歟今淵如先生所得壹是堂鈔本正合二種爲一冊必所出同源也注又引蜀檮杌乃宋英宗時人張唐英次公所著此書固在其後考道藏以字號十雲笈七籤卷一百所載軒轅本紀卽主欽若聖祖事迹亦曰先天紀有真宗御製敘可證大段頗同而文句閒有出入蓋欽若撰事迹用主權記爲藍本

而此傳復用事迹爲藍本也欽若經進之意特在繁富採摭羣籍不無闕取如史記五帝本紀幼而徇齊徐廣注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按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可見徐注史記引墨子者祇證徇字之義與黃帝初不相涉而取之云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旣依俗本且竟以爲黃帝事非也又如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云云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而取之云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削去時字以爲

上圖於黃帝又云帝依圖制之以爲黃帝依帶圖制
明堂是公玉帶乃黃帝時濟南人矣尤非也此傳皆
沿其誤不無可議度王瓘唐人未必有是也然瓘記
上中二卷亡失終籍此尙見匡略今旣一并校刊於
江寧獨惜弗獲述古藏本對勘耳其先天紀異同不
更列入因張萱所刻雲笈七籤自行於世無難並觀
而參考也

思適齋集卷九終

思適齋集卷十

元和顧千里澗蘋

序

數書九章序

伐夏方米

敦夫太史校其家道古數書開雕屬文燾爲之覆算其題問與術草不相應或術與草乖甚且算數有誤則當日書成後未經親自覆勘耳至綴術推星題推五星逐度用遞加遞減之法揆日究微題於節氣影差逐日不同皆以平派求之此則法有古今弗可概論也大衍求一術向以爲卽郭守敬歷源李冶測圓

海鏡之天元一法及歐羅巴借根方法今案借根方
之兩邊加減雖與天元一相消不同而其術卽天元
一法無待論矣若大衍術實非天元一法未可以其
有立天元一之語遂以郭守敬及李冶所謂天元一
者當之潛孳堂集亦言大衍術與李敬齋自言得自
洞淵者有異不信然乎聞李尙之嘗謂孫子算經中
三三數之五五數之七七數之一題爲大衍求一術
所自出予謂道古自序實已自言之何也是書大旨
爲九章廣其用如賦役章首題荅數至一百七十五
條每條步算之數至十餘位而得數皆無不合均貨

推本題方程而兼衰分劉徽云世人多以方程爲難道古此題其難更何如矣開方衍變圖式備詳足資後人參攷凡此皆大有功於九章者自序乃云獨大衍術不載九章其意以爲以各分數之奇零求各分數之總數九章無此法而孫子有之此九章後可以立法者故隱以語人使自得之也試爲衍之甲三乙五丙七爲元數連環求等皆得一不約便以元數爲定母以定母相乘得一百五爲衍母以各定母約衍母得甲三十五乙二十一丙一十五各爲衍數滿定去衍得奇甲二乙一丙一以奇與定用大衍求乘率

仍得甲二乙一丙一對乘衍數得甲七十乙二十一
丙一十五爲各用數次置三三數之賸二以二乘七
十得一百四十五五數之賸三以三乘二十一得六
十三七七數之賸二以二乘一十五得三十五併所
得爲二百三十三是爲總數滿衍母倍數去之餘二
十三卽所求數凡所求數在衍母限內者其數最小
爲第一數若大於此數者遞加一衍母數無不合者
或列各定爲母於右行各立天元一爲子於左行以
母互乘子亦得衍數是反覆推之而其術乃瞭然也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道古此術其述而進於作

乎他如推求本息題各差有反錐方錐蒺藜之名少
廣投胎術卽益積之異名是必古有其名而算數之
書爲世所不經見者猶多也

隋李播天文大象賦後序

壬申五月

嘉慶庚申歲淵如先生在浙中得晴川孫之駮手鈔
本大象賦并注一帙題云張衡大象賦苗爲注因考
困學紀聞云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
解播淳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
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
寂云云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

道士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此賦附之非也故改定題爲天文大象賦李播撰依唐志及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也注人厚齊未經論定考宋史藝文志云張衡大象賦一卷苗爲注獨與晴川本相合苗爲不知其人亦不知今注與所謂李台集解等若何異同也故仍其舊題焉先生以此注世閒罕傳屬予校刊以行今年五月遂取隋唐閒人言天文之書若史記天官書正義漢書天文志顏注晉隋兩天文志開元占經等參互細勘凡晴川本之脫譌衍錯不能卒讀而的然可知者幾數百處悉補改刪乙

之矣至稍涉疑似如注云羅堰三星而晉隋志皆云
九星注云礪石四星而隋志云五星注云天庾三星
而晉隋志皆云四星當是別有所出未敢據彼改此
又如賦云其外鄭越開國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
悠永周楚列曜晉代分四注云鄭一星在越南越一
星在鄭北燕一星在鄭東北趙二星在燕東南韓一
星在晉南魏一星在韓北秦二星在代西代二星在
晉東北十二國合十六星脫去齊周楚晉而開元占
經引巫咸占則云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西
北鄭一星在趙東北越一星在鄭西北周二星在越

東北秦二星在周東南代二星在秦東南晉一星在代西南韓一星在晉北魏一星在韓北近秦星楚一星在魏西南近鄭星燕一星在楚東南近晉星隋志則云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皆與此注差違不合當亦是別有所出非可相補又如賦云峙樓垣而表戾注脫去樓垣晉志引京房風角書集星章所載妖星有天樓天垣皆歲星所生

也隋志引作天樓星生亢宿中天垣星生角宿中開
元占經妖星占天垣在角宿中云云天樓在亢宿中
云云其語尤詳而不知此注原文若何亦非可相補
又如注大理一條天柱一條天庠一條天廩一條內
五諸侯一條常陳一條其末皆脫去占又如注凡五
星一條土末脫去與火合云云更無以補之斯類均
標明爲缺以存其眞校旣畢繕寫一通質諸先生而
記其書之本末及校之大略於後

重刻宋本雞峯普濟方序

代汪闔源
戊子二月

雞峯普濟方三十卷每卷署馮翊賈兼重校定南宋

槧本也缺第二三六八共四卷有橋李項氏圖章今歸予插架考以行世收藏家各目並未著錄唯宋史藝文志子類醫家有張銳雞峯備急方一卷馬端臨經籍考雞峯備急方一卷引陳氏曰產醫教授張銳撰紹興三年爲序本皆單方也書錄解題作太醫局教授餘同用是知其時代姓名而賈兼之署重校定亦曉然矣然此一卷乃全書之卷第三十其曰備急者特分門子目之一而已又明李時珍輯本草綱目列雞峯備急方張銳於引據似猶及見之亦稱備急則皆未見他卷者也予意雞峯普濟者當是銳自題

之首一卷諸論卽銳所撰分門正出其手三十卷亦其自定無疑也觀其中有處方一論詳言古方治療之妙戒學者以不可忽斯作書之本指實足爲通部序例於以見採摭富而決擇精倘能用之其功效誠有今人所不到焉可聽其若存若亡哉況自宋以來流傳已數日就殘失將致湮沈尤宜亟爲表微爰影摹開雕校讐竣事述其梗槩如此若夫四卷之缺或海內博識君子竟如河東三篋有以津而逮之則固予所旦暮企望者焉

重刻雞峯普濟方序

戊子五月

聞源觀察多藏秘笈其雞峯普濟方一書又世所罕傳於是重加刊刻既成屬予爲序予不知醫其將何以序是哉雖然嘗病夫今之醫者之爲方也舉凡方書罔克究心雖顯著如千金外臺之屬精深博大者家有其書已解矣而況讀乎而況用乎唯坊肆陋本抄撮湯頭編爲歌訣人挾一冊口剽目竊以蕪速化迫病之來皆皮附應之冀望其幸中此固必不得之數也太史公傳倉公言意自少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然則觀國

工之所以得悟俗工之所以失盡去其不驗非是之
故方更受古先遺傳之禁方豈非此日之急務哉陽
慶之子不可遘特當於昔人方書中求之耳張氏審
擇會萃以普濟之心成書汪君不專已有刊普濟之
書行世厥以是乎厥以是乎予旣辭不獲命輒書此
序之以待夫後之讀而用者

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

代胡果泉
己巳二月

文選於孟蜀時毋昭裔已爲鏤板載五代史補然其
所刻何本不可考也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爲
六臣而善注反微矣淳熙中尤延之在貴池倉使取

善注讐校鋟木厥後單行之本咸從之出經數百年
轉展之手譌舛日滋將不可讀恭逢 國家文運昭

回 聖學高深苞函藝府受書之士均思熟精選
理以潤色鴻業而往往罕覩誦習爲難寧非缺事歟
往歲願千里彭甘亭見語以吳下有得尤槩者因卽
屬兩君遊手影摹校刊行世踰年功成雕造精緻勘
對嚴密雖尤氏真本殆不是過焉從此讀者開卷快
然非敢云是舉卽崇賢功臣抑亦學海文林之一助
已其善注之并合五臣者與尤殊別凡資參訂旣所
不廢又尋究尤本輒有所疑鉤稽探索頗具要領宜

論來者撰次爲考異十卷詳著義例附列於後而別爲之序云

文選考異序

代胡果泉
己巳

文選考異起於五臣然使有五臣而不與善注合并若合并矣而未經合并者具在卽任其異而勿考當無不可也今世閒所存僅有袁本有茶陵本及此次重刻之淳熙辛丑尤延之本夫袁本茶陵本固合併者而尤本仍非未經合并也何以言之觀其正文則善與五臣已相屬雜或沿前而有譌或改舊而仍誤悉心推究莫不顯然也觀其注則題下篇中各經闌

入呂向劉良頗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誤取也
觀其音則當句每未刊五臣注內閒兩存善讀割裂
既時有之刪削殊復不少崇賢舊觀失之彌遠也然
則數百年來徒據後出單行之本便云纔慶勒成已
爲如此豈非大誤卽何義門陳少章齟齬於片言隻
字不能絜其綱維皆繇有異而弗知考也余夙昔鑽
研近始有悟參而會之徵驗不爽又訪於知交之通
此學者元和顧君廣圻鎮洋彭君兆蓀深相剖判僉
謂無疑遂乃條舉件係編成十卷諸凡義例反覆詳
論幾於二十萬言苟非體要均在所略不敢秘諸篋

衍用貽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庶其有取於斯

重刻宋九卷本古文苑序

己巳十月

孫巨源古文苑次爲九卷淳熙閒韓元吉記其末云
譌舛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可謂慎
矣後此有章樵者爲之注改分廿一卷移易篇第增
竄文句實非舊觀不僅詩紀匡謬譏其於柏梁詩妄
署姓名困學紀聞論其不解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
書房子官綿及鈞賦元淵等之爲違失也然自前明
以來章本徧行而韓本殆絕丁巳春予得陸貽典影
宋九卷全秩於家抱沖兄於是庚申之冬仁和孫君

邦治重刊之旋遭何人搜去資費工乃弗就迨今茲
淵如觀察以續刊見屬爰始竣事將遂印行豈所謂
書之顯晦自有其時者耶且此本之訛舛謬缺有可
考知者如楊雄蜀都賦爾乃其俗迎春送下脫冬字
文選三都賦李善注引有之誚青衣賦悉請諸靈僻
邪無主僻當作辟無當作富藝文類聚廿五引不誤
孔北海離合作郡姓名字詩海外有截隼逝鷹揚截
當作隼隼體截作隼洪釋度尙碑正如此上林苑令
箴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共當作失徑當作淫卽離驗
之羿淫游以佚田兮也凡若斯類灼然無疑其餘與

羣籍出入足資證明者尙難勝枚數夫旣通其所不通而不強通其所不可通是在善讀書者固非章注望文生解所能見及抑與韓記之云初無異致也唯觀察博學精思爲識此意因兼屬撰序故舉而著之

駱賓王文集考異序

代秦敦甫
丙子八月

駱賓王文集余友元和顧澗蘋廣圻用汲古閣毛氏所藏本影寫近從之借來以校世行各本判然不同證諸直齋書錄解題蜀本也分卷凡十爲賦頌一詩四表啓書二雜著三前有郝雲卿序又考舊新兩唐志皆以十卷著錄是此實爲唐宋相仍雲卿編次之

舊矣惜其流傳絕少遂摹刊印行淵蘋復取文苑英華互勘凡注集作大抵相合其遇有可疑及集非苑是并苑無注者皆加決定撰爲考異一卷至於苑有差違或兩得通雖則甚夥咸在所略蓋非難了宜省繁蕪又世行本無足信據故亦置而弗論旣成屬余書首以著緣起兼發其凡云

呂衡州文集序

代秦敦甫
丁亥閏月

唐人文集存者纔二三十種藏書家每苦不能盡得卽得矣又苦其本不能盡善如呂溫叔集世所傳皆自常熟馮氏鈔出予收獲真本謂爲善矣頃見元

和顧君澗蘋攜借來吳茂才有堂家藏是本其末有跋云右呂衡州集十卷前五卷係吳方山家藏舊鈔本後五卷從正嘉慶舊鈔本補全其篇目次第與馮已蒼照宋鈔本同所異者馮已蒼初得宋本前五卷又得宋本後三卷其第六第七二卷均之缺如雖從英華文粹所載照目寫入未得爲完書今此本二卷獨全可稱呂集之善本云跋不著名氏驗以字蹟近何屺瞻一派或是義門門下士也驚喜傳錄手加讐校復念此僅存之祕笈幾於舉世莫見不可不及今流布乃刊行之雖吳本不無缺字則賴馮本相補顧

君又徧取自舊新兩書以下凡有關涉羣籍博搜精
擇審定是非踰時而後告成爰著緣起之詳於端有
堂名志忠先世在吳中負藏書望所謂璜川吳氏者
也聞其家稍落不能多剞劂顧君年來與英山金君
近園規撫同撰文粹辨證鈔校罕覩唐集尙餘若干
種均有待於好古者某不敏敢用衡州爲擁篲清道
矣

呂衡州集後序

丁亥九月

右敦甫太史所校刻呂衡州文集也六七兩卷出正
嘉時舊鈔獨爲完善如卷六之韋武碑卷七之河東

郡君誌舉世莫傳者也誠足本矣此外如文苑英華三百十六卷和李使君三郎早秋城北亭宴崔司士因寄關中張評事詩三百十七卷題從叔園林詩集所未見今恐失真皆不取入緣英華撰人姓名每有轉寫舛錯故六百十三卷爲信安王進寫聖容眞圖表載曲江集第八卷中當開元末年作遠在和叔未生之前題下必本云張九齡而今英華乃云呂溫難於盡信可知也其六百三十八卷代李中丞薦道州刺史呂溫狀題下云溫自作蓋又采諸他書亦不以取入此集云覽者宜詳焉至字句是非別具考證不

復贅

新刊李元賓集後序

秦澹生太史刊家藏舊鈔本李元賓集合陸希聲趙昂所編凡五卷并取唐文粹文苑英華等所有而兩家失載者爲續編一卷附其末旣墨於板屬加覆勘爲之卒業而歎太史之善於流傳古書也蓋舊鈔字句每與英華所注集作吻合洵稱精本而續編亦全據集作俾並存其眞又於相傳有誤如云第五倫靈臺中以章懷所引三輔決錄注證之實倫少子頡事不復易倫爲頡恐此等乃元賓本文轉因更正而有

臆改之嫌也太史所刊他書矜慎類然爰藉是發之庶從事鉛槧者知所規則也夫

重刻古今說海序

說部之書盛於唐宋凡見著錄無慮數千百種而其能傳者則有賴彙刻之力居多蓋說部者遺聞軼事叢殘瓌屑非如經義史學諸子等各有專門名家師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墜也獨彙而刻之然後各書之勢常居於聚其於散也較難儲藏之家但費收一書之勞卽有累若干書之獲其搜求也較便各書各用而用乎此者亦不割弃乎彼牽連倚毗其流布也較

易故自左禹圭以下彙刻一途日增月闕完好具存而唐宋說部書之傳不在彙刻中者固已屈指寥寥矣酉山堂主人邵松巖告予曰雲間陸楫儼山書院古今說海明嘉靖時彙刻也分說選說纂說略說淵共一百三四十種大抵唐宋說部而他朝者開一預焉厥板已毀印本日稀今取原書覆而墨之悉依其舊一字不改願求序以記重刻緣起夫子之於說部書其工夫甚淺而刻書之利病則宿所深知也其利於書者姑弗具論若夫南宋時建陽各坊刻書最多惟每刻一書必倩雇不知誰何之人任意增刪換易

標立新奇名目冀自銜價而古書多失其真逮後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其所刻也轉轉舛錯脫落殆不可讀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觸目滿紙彌不可讀者有之又甚而奮其空疎白腹敷衍謬談塗竄創痕居之不疑或且憑空構造詭言某本變亂是非欺給當世陽似沽名陰實盜貨而古書尤失其真若是者刻一書而一書受其害而已矣倘能如松巖之一字不改悉依其舊尙存不知爲不知之遺意於是而古書可以傳可以傳而弗失其真豈不大愈於彼所爲哉然則松巖雖恃書爲食者而是役也彙而刻之一

善也猶所同也覆而墨之又一善也乃所獨也繼自
今卽謂鉛槧小夫當取坊友爲矜式抑何不可

思適齋集卷十終

思適齋集卷十一

元和顧千里澗蘋

序

逸周書補注序 乙酉

邗水之陽有修絜自好之士曰陳君穆堂家世儒林
受學植行插架旣備寢饋其間徧涉四部尤邃三古
雪鈔螢纂祁酷靡輟專室左右池亭花藥琴樽香薜
勝侶過訪從容譚藝皆以君爲如春之熙恬秋之曠
爽也值

今天子元年開殊科有司欲選君以上大府君力辭

非所敢當至再三乃止於昔人所謂爲善而不近名
庶乎似之予屢游是土交君頗稔客冬嘗數晨夕獲
見所注逸周書廿二卷并屬爲之序夫逸周書晉孔
晁解疎陋無足觀近世餘姚盧學士文昭雖集合衆
家校正刊行然閒一尋覽但覺尙多棘口薈心譬猶
蠶叢魚鳧與康莊相錯每至窘步輒復掩卷君獨不
避艱難鉤深致遠字梳句櫛旁徵博引詳哉言之凡
孔解所無盧校之欠期於全得其通則將讀是書舍
君之注曷由哉定本有年未遽問世造物不聽君秘
而自娛迨乎今茲荆氏告竟予遂操翰濡墨克完宿

諾爲讀逸周書者幸彌爲逸周書幸矣又嘗見君有
疏證隋經籍志一書爲例本諸深寧叟漢藝文之作
加以推廣厥在補亡搜羅鴻闊排比妥帖當使百氏
廢者咸起九流散者仍聚其殆兼會前此孫穀姚之
駟余蕭客章宗源等諸公所長而益其所未及爲成
一家言茲事體大方遲脫稿以君富齒僅艾篤嗜罔
遷日而月之優而柔之玉屑堆案此中閉戶珠光照
乘他時懸門可屈指計爾牽連及焉用訊夫世之以
讀是書而知君者且毋以知是書而盡君也

蔡氏月令序

甲申九月

左中郎將撰集漢事多湮沒於李郭之亂太學七經
四十六石至洪丞相蓬萊閣重鐫迺百不逮一月令
章句十二卷集十二卷梁有二十卷錄一卷皆在隋
書經籍志今集既非舊而章句自唐宋以來卽罕著
錄吁可憐已同邑蔡立青雲陳留之裔也於是乎有
蔡氏月令之作經疏史注搜輯徵引遺文佚句補綴
發揮論及問荅成篇具在大義冠端祛疑連後散者
獲整廢而復起又復博考羣書反覆申究旁及枝條
詳哉言之豈徒述祖恭承緒論實亦著書可名一家
者也手藁授弟子程賡堂嶺梅而立青下世賡堂不

死其師屬江鐵君沉寫定將用刊行問序於予予向者不揆樛昧禮文經記粗綜諸說竊以爲北海鄭君時代正按月令兩注抑何徑庭蓋中郎之學以今文家爲主鄭君之學以古文家爲主理自有此異同言非故相出入求其宏通並行不悖觀北海之典單行念高陽之著若墜於立青此書固樂觀其成也且以爲中郎於今文家之學可謂集其大成作爲文章關通經義而天聖中歐靜所序十卷本集讀者往往不識家法以致誤改漸將失傳輒欲校定遺諸方來丹鉛歷歲未逮汗青每興弔於東都期勒成於舊業立

青往矣與正奚從綴筆之下感慨係之焉

刻釋拜序

凡學須名其家金壇段君學之名其家者也所著已刻有六書音均表等未刻有說文注等共若干種憶始相識在乾隆壬子卽見謂曰音均表解人向爲王懷祖今乃得足下耳此言固未必然而其所以厚廣圻者誠可謂至矣釋拜一篇在文集亦單行舊得其副今以嘉慶丁卯刻之於江寧非欲用是酬知也爲後世求段氏學者將有涉於此也

廣復古編序

予自辛未冬泊甲戌秋在孫淵如觀察冶城山館者
幾及三年爲淵翁校刊續古文苑華陽國志抱朴子
內篇古文尙書攷異紹熙雲間志等書兼爲鄱陽胡
中丞重翻元槧通鑑注時淵翁從弟星海邃堂方講
求說文正俗字案頭草稿盈兩三尺無暇取而細讀
也又二年及今丙子之夏書成淵翁署名曰廣復古
編發凡起例邃堂自序詳之矣以予粗通小學復移
書屬序乃爲之序曰周官保氏書有六其五盡見於
說文其一不盡見於說文夫象形指事會意轉注諧
聲於說文九千餘字下所載之外後人斷不容別贅

一語故謂之盡見也九千餘字之假借其多未易數計載於說文者特千百之一爾故謂之不盡見也然則何以獨於假借不盡見也曰不能也假借者依聲託事也天下之聲無窮天下之事又無窮則聲之依事之託亦因之而無窮而何能盡見也近今好古之士每慨叔重氏以後小學浸失鄉壁虛造日出不止九千餘字或相倍蓰幡然思按始一至亥以繩之不佞疇昔弗揆禱昧亦嘗從事輒以爲盡見之五說文具在奪而正之也易不盡見之一網羅放失奪而正之也難雖然白唐虞至秦漢假借字之可徵信者經

典傳注也三史舊讀也諸子詞賦也碑板遺文也其餘縱有無窮之聲之事之依且託亦均歸於無徵不信矣是故在當年方爲無限斷之假借而至今日已成有限斷之假借舍其無限斷而取其有限斷獨不可勒爲一書輔佐說文而行使六書之道大白於天下也乎奔走傭筆倏忽年艾冗雜憂苦智慮短耗任重道遠自分靡就茲讀是編備列說文六書之字而於假借言之尤詳博學精擘區分類聚庶幾許書之理羣類解謬曉學者視不佞曩所規爲恢恢乎兼容包并之不亦善乎邃堂又有與觀察合撰擬篆字

石經稿若干卷與是編互相發明皆世閒不可少之書曰廣曰擬乃謙而又謙之辭開卷題目卽無學子虛僑習氣知書之矜慎能傳矣是爲序嘉慶廿有一年秋八月旣望時爲觀察分校唐文於揚州事畢將返吳門之次也

通鑑刊誤補正序

丁亥九月

前鄱陽胡果泉中丞翻雕梅磡注通鑑及旣印行予進一言曰史家此書空前絕後然有三誤温公就長編筆削不復一一對勘元文遂或失於檢照是其一也梅磡雖熟乙部閒有望文生義乃違本事是其二

也今所據興文署本並非梅磻親所開刊故於正文有未審溫公之指而錯者於注有未識梅磻之意而舛者是其三也當各纂爲一書博擇衆說且下已意以卒嘉惠之盛舉中丞然諾遠巡之際遽沒於任斯事廢矣夫知前之二誤非徧究十七史而兼以旁通不辦亦已難矣知後之一誤必又資於興文以上舊本今者兩宋大字中字小字未附釋文已附釋文諸刻卽零卷殘帙猶艱數覲其梅磻手藁固久矣弗留世閒借曰卓識妙悟好學深思仍恐事倍功半非尤難之難哉予特寒士救死不贍時日費用了無藉手

繇是十年以來不更計議及此頃江寧陳君嗜古過
我攜陽城張古餘觀察所著吳勉學本刊誤所錄有
明嘉定嚴永思之補正謂曰斯二者實讀通鑑不可
少之書宗彝不揣輒募貲合刊敢請爲序予謂所著
所錄之義例具詳觀察自序矣不容複贅也唯二書
中頗於三誤有相關涉者而予往事則於世鮮有聞
焉意可附出以引其端方來君子儻將竟是乎抑古
語有之莫爲之後雖美弗傳二書美矣陳君傳之厥
功大矣哉誠何可不序君觀察門生亦寒士云

廣陵通典序

郡邑志乘濫觴晉宋賀循會稽劉損京口陸任所合
內多斯例後此繼之盈乎著錄其爲書也能使生是
邦者曉前古事跡至其地者驗方今物土洵爲善矣
降及明葉末流滋弊事旣歸官成由借手府縣等諸
具文撰修類皆不學雖云但糜餼錢虛陪禮帑猶復
俗語丹青後生疑誤正失復貫必也其人此江都汪
容甫先生廣陵通典所以有作也蓋其天才踔越雅
識淵深目洞千秋胸羅七略出攜朱育之對橋舌名
公入著虞卿之書關心鄉邑爰於揮經之餘悉舉城
邗以下用編年之體作釋地之篇薈萃條流差次月

日吳淠開國孫韶領鎮據割重形勝治平饒轉輸上
下各代排比列城沿革道理戶口貢賦鉅靡不包細
亦無漏故謂之通進節義退草竊貴賢能賤奢踰刊
棄神怪擯落嘲咏唯錄有用之事弗爲無益之談字
求其實言歸於正故謂之典構造僅半奄忽輟簡後
三十載嗣子喜孫字孟慈始奉遺稿以墨於板道光
三年癸未之歲也夫觀其貫穿正史紛綸乙部裴松
之之引江表傳司馬公之采驚聽錄羅昭諫之志魏
鄭公之文放軼兼網幽隱曲登可以知其取材之鴻
也孫吳所不居江左所僑置此隸彼割朝回夕改國

在典午較狹郡於大業特雄以至太守刺史長史節
度廢建不恆遷莅相互罔弗秩然備於開卷可以知
其立例之當也匡琦之戰時濱江之徙年王舒代鎮
裒豈容冠褚桓宏中兵劉未可著毅勦宣蘭是簡則
宋諡獲通訂蕭曷非景而唐諱遂悟決史文之宿疑
破相傳之積謬若斯之倫不勝指數可以知其考覈
之精也上焉解剝馬班下焉合和煦祁三國參范蔚
宗書八朝連李延壽史凡此成文胥同已出全收隱
括之功悉泯彌縫之跡可以知其鎔裁之妙也況乎
規撫嚴整氣局開張人物於焉如生江山爲之增壯

天下後世有善讀者庶幾開拓心胸奚止研練故實以視其他圖經地記縱使淳熙吳陵紹熙廣陵故書具存皆將避席起成化之廢疾箴嘉靖之膏肓所勿論也楊吳而下雖曰闕如一門世業前後續成昔繁其比今亦謂然是於孟慈有厚望焉

人壽金鑑序

庚辰

曩識金壇段茂翁述其師戴東原之言曰釋氏之教謂人生百年但如泡影必脩至歷劫不壞乃爲有以自立我儒不然也就此百年之中求其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者自足以不朽而無俟餘求矣予聞而慙之

因思冉冉一世不爲不暫苟不知求自立無論也若
求自立者則以德以功以言由少至老無一日無當
爲之事矣策勵宜如何耶推而至於一月又推而至
於一歲策勵更宜如何耶後聞全謝山有年華錄一
書集古人嘉言懿行勝事美譚凡屬存年可稽者經
史子集兼收並取以每年爲經以各人爲緯而分繫
之意謂若此書者人人得之置於座右用作觀省實
及時進脩之一助惜流傳絕少予乃未獲一見也客
歲在邗上識李君練江言及家有其書并言其友淮
城程君湘舟尤極愛之卽因練江而識程君君名家

子敦素嗜古多藏書而善讀自言唯嫌全氏命意雖美然恐出謝山緒餘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均所難免於是博搜深考爲之補正四部九流期無譌漏有似乎述而不管作也亦旣成編視舊倍徙其盡善則過之更命新名將付剞劂慮讀者不察或誤等諸六朝隸事才語屬予揭大旨於首予因之有感焉夫程君之著書裨人進脩良所謂立言不媿儒者吾知非僅爲當世所推許卽千秋而下定無異辭也至若予者昏鈍疲孱德之與功固宜無分而束髮受學屆茲振素不離文字閒徒以奔走傭筆牽牽遲暮未能譔

成一二短書謏說以希表見邇且貧病交攻困羸莫支轉思逃禪消磨殘齒猶復區區一序自幸挂名簡端豈不撫景而歎不逮程君遠甚也哉

遜翁苦口引

遜翁者子朱子晚年自號也苦口若干條語類之所節錄者也語類又載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著總是字某讀著總是禪云云又載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爲一人者有味乎此兩言遂傳之若乃訓門人所謂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噫非但負節

錄直是負遜翁矣

徐公漱坡孝行錄序

丁亥閏月

洞庭徐公以道光三年受孝子之旌明年建坊入祠上距其歿三十餘載孫士哲等請於有司得如故事於是輯孝行錄三卷首文移事實次狀誌讚頌而終之以賦詠既成見屬爲序受而讀之家風祖德臚然粲然不啻親承下風而目接其順德也作而歎曰美哉乎斯錄非直可入志乘之編纂實所以備史館之采擇矣夫正史之有孝子傳自華嶠列劉平江革等始范蔚宗仍之至沈約宋書轉以孝配義而標諸目

厥後孝行孝感之屬出焉莫不炳煥三靈輝映百禩
然秉筆之所以綱維必藉徵文方爲覈實則夫行脩
於前名成於後先人有美而稱之豈非賢子孫之責
哉今徐公之孫旣能發乃祖之幽光又其著書見之
眞紀之確不僅如蕭廣濟鄭緝以下泛泛掇拾之比
彼休文所憾事隔閭閻無聞視聽昭被圖篆百無一
焉者庶因是而可釋也已唯徐公孝斯克有是孫惟
徐公有是孫斯克傳其孝大雅之詩云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蒙也不敏敬爲此錄誦之

開方補記後序

乙丑閏月

右開方補記陽城張古餘先生之所撰也蓋聞開方
元始載於少廣其在句股用以爲法嗣是相承踵事
推行稍變能精緝古有焉逮於季宋之世入諸天元
之術爰因平立以增諸乘乃洎正負而兼帶從誠非
其法有異良由所御不同作述之旨如是焉耳入明
以後厥術寢微疇人子弟罕洞前故根柢云昧枝葉
競興箬溪分測圓之類宣城拾西鏡之遺轉轉遷移
重重隔礙以致沿流愈遠趨路彌歧臨初商而回沈
值幾數而眩眩持小學之一端等天高而難上其可
閤也不已甚乎先生文圃學林罔蓄疑義六書九數

尤耐覃思初治海鏡默契洞淵翻法在記潛啓會心
以爲錯綜之致畫一之規猥入荅中煩而不究遺諸
言外蘊而曷宣損益斟酌周詳要練惜竟遭佚未從
證明續勤網羅取僞道古商實從隅別名定位夙昔
鴻蒙幾將鑿破猶以易題下算未能應機無滯仍累
年月且恆諮訪數四研尋委曲曉鬯指蹤魯郡合轍
樂城於是發凡舉例創造各條經之緯之茂矣美矣
其於先超後折異減同加視上下而相生循次第以
置變翻積益實之理適盡命分之數皆以墨守自古
起廢方今至於議開卽決其可否審得懸識其小大

極反覆於商負示易簡於取較則又闕未傳之妙標
獨悟之宗者也體製宏深苞孕糅雜慮夫學者或鮮
遽憭遂乃逐式設問每步加圖有奧必搜靡變弗備
詳哉言之無隱乎爾更於最後特探原本圓城尖田
旁涉弧矢揆以所施申其攸當譬彼詁字依文匪異
義之可奪協句準韻豈他音所能夢著茲確論允爲
夫通屬藁已未勒成乙丑區域九卷薈萃一編隻語
莫排千秋共信繼往開來溫故知新近襪九九一家
而已從此游藝之士弄竹之倫藏於箱裏置向帳中
不啻司南倚衡秘鑰繫肘者矣是故秦書具在拓過

半之思李記雖亡釋俄空之憾敢贊盛業附論知者

思適齋集卷十一終